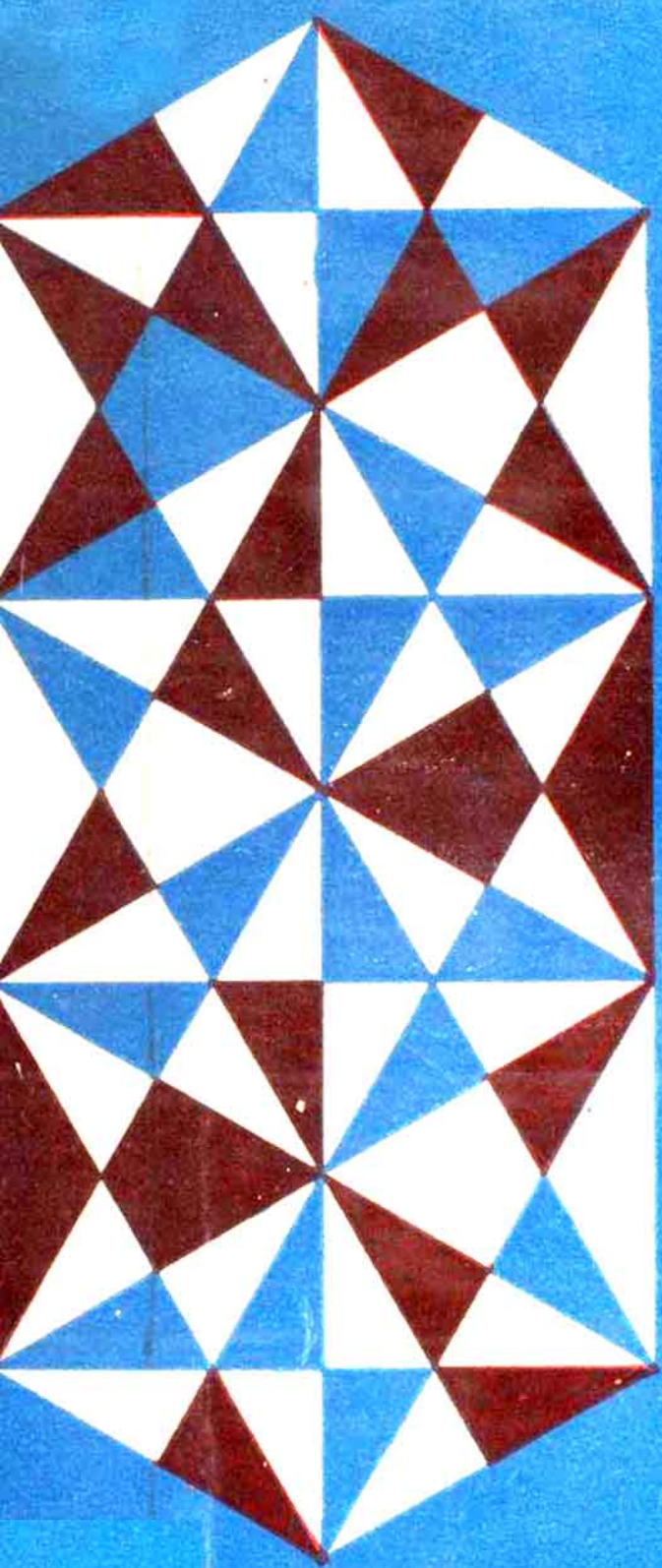


中外文庫之七 葉蟬書

# 懷鄉集



# 中外文庫總序

知識即權威，知識即力量，知識即財富，同時，知識亦即人類幸福快樂的源泉。中外圖書出版社基於此一認識，針對海內外廣大讀者的需要，編印當代名家最富可讀性，最具永久保存價值的叢書，總稱之爲：「中外文庫」。

就古代中國人的觀念而言，著書立說原是「藏諸名山，傳諸後世」之事。所以連太史公司馬遷都說：「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因此惜墨如金，不多寫作。然自印刷術之發明，新聞紙之出現，馴至近世大眾傳播事業日新月異，突飛猛晉，接受新知實已成爲人類最主要的生存條件之一。讀書閱報，和空氣、麵包、水一般的重要。那麼，名家的著作，也就多多益善。因此，「中外文庫」問世的第一個目的，厥在敦促當代名家多寫書，多編書，多出書。讓他們的智慧火花，照耀海內外的每一個角落，千秋萬世，永垂不朽。

無可否認的，出版者是作家與讀者間的橋樑，也可以說是雙方的媒介。從表面上看來，一位作家寫成了一部好書，似乎交由任何一位出版人印行，都未始不可。而萬千讀者聽說有他所樂於閱讀的書籍問世，他也祇需認明作者書名，並無考慮這本書的出版者究竟是誰的必要。然而每一位和出版業打過交道的作家或者是曾經掏錢買過書的讀者都知道，同一位作家

寫的同一下書籍，經由不同的出版者編印發售，對於作家本身，以及全體讀者所能產生的效果，絕對大不相同。這一點事實充分的說明了，作爲一個出版人，不僅在選擇優良讀物印行方面需要大學問，即連如何編校、如何排印，如何裝訂，如何發行，也必需學養有素，慎爲處理而後始爲可。

中國是世界上最講究、至少是最先講究版本學的國家。全世界最古老的版印書籍，始於唐末而盛於宋代，然而在宋史的崔頤傳上，就開始有了對於版本的批評。如所謂：「咸平初，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咸平年間時當公元九九八到一〇〇三年。如果將近一千年後的我們後世讀書人，連版本的優劣都無法判斷，寧非一大諷刺？

當中外文庫訂定長期發展計劃，準備將一部部的好書，呈獻於廣大讀者之前，我們必須有所強調的，厥爲中外圖書出版社的同仁，全是愛書的讀書人，我們所以要竭盡棉薄，興辦這一個爲讀書人服務的出版事業，其原因，正在於我們幾十年來都在買那些讀來令人徒呼負負的壞版本，因而我們決心推出一部部寫得好，編得好，裝幀精美，校勘精確，切合大眾需要的好書來。——尤其我們將維持低廉的售價，簡化讀者購買的手續。我們將以最虔敬的心情，最誠懇的態度，廣泛而深入的爲作家和讀者效勞。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中外文庫」，我們的經營方針，將是我們這一小羣讀書人，殫智竭慮，戒慎戒懼，爲海內外萬萬千的讀書人提供最佳服務。

## 懷鄉集前言

葉蟬貞女士集合她數年來所作的散文付印，要我寫幾句話作爲前言。我以前曾在婦女創作集和中國一周裏，讀過她的幾篇文章，知道她的作品不是言之無物的，所以很高興的答應了。

現在我有機會讀到葉女士更多的文章，對於她遣詞命意的旨趣了解得更深。有兩個較有意義的印象，似值得向讀葉女士這本散文集的人報告的。第一個印象，是葉女士下筆的自然。下筆的自然，使讀者感覺到作者出手的「易」，乃是文章一種可寶貴的美質。從前沈休文以爲「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我以爲休文的話固然不錯，但出手的易似更在休文三易的上面。出手的易，可由熟練而得；但作者如果沒有行雲流水般的自然襟懷，便難有這等造詣。照我的看法，葉女士的文字所以有這個美質，全由於她的那種不事矯揉造作的心習。

第二個印像，是葉女士的寫作，乃是以老老實實描寫人性爲目的的。關於這一點我只提出兩段文字來作證，便可使讀者明白我的意思了。一是「母親」那篇，第七段裏作者敘述她母親爲要自己帶兩個孫女兒，而對她的第二個兒子說的那段話；一是「阿蘭」那篇，作者所記的阿蘭「再不想打人」那一段話。這兩段都像是一個女子的平常話，却都含有人生的大道理。這類文字，說是描寫人性可，說是「載道」亦可。我相信：世間的大道理，是應當以男女老幼的衷情爲根據的！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目  
錄

前言……………(一)

母親……………(一)

大哥或龍……………(三)

祖父……………(三六)

田園之歌……………(五〇)

月是故鄉明……………(六一)

張孟夫婦……………(九七)

|            |       |
|------------|-------|
| 彼得和快樂····· | (一六)  |
| 小黑·····    | (三四)  |
| 阿 蘭·····   | (七〇)  |
| 女 人·····   | (九〇)  |
| 梨山之夜·····  | (九六)  |
| 新 尼·····   | (一〇八) |
| 平安夜·····   | (一二二) |
| 還鄉記·····   | (一四二) |
| 揮淚離京記····· | (一五五) |

# 母親

(一)

門內滄桑事，三人隱痛深，淒涼生我處，婉轉夢中尋，  
窗外雙梅樹，床頭一素琴，醒尤聞絮語，難謝九原心。

我最愛清代才人龔自珍這首紀夢詩，因其含有深厚的人情味，質樸無華，天真可喜，是人生真情的流露。但每當寂寞的黃昏，或如夢的月夜，我靜靜地誦讀此詩時，總不免悲從中來，淒然落淚。我想起自己的母親，想起母親一身素服，滿頭白髮，端坐在父親遺像之前，研讀佛經的神態。想起在冷淒的黃昏裏，母親那種低沉的，哀婉的，令人墮淚的唸經聲音。想起當我們犯了錯時，母親那又慈祥，又酸楚的眼光。想起母親的愛，母親的犧牲，母親臨終的遺言，母親淒涼的一生。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這本是描寫兩性間情愛纏綿，死而後已的絕唱，但若比之母親對丈夫兒女的感情，實猶未能形容盡緻。改爲「春蠶到死絲難盡，

臘炬成灰淚未乾」。或者尙較切合吧。

母親是外祖母的長女，端麗嫺雅，喜讀詩書，十八歲和父親結婚，夫婦感情彌篤。新婚不久，父親卽負笈遠遊。和母親形影相依的，是好心腸，燥性子的祖母。祖母原籍廣東，精明能幹，父親是她姍姍來遲的獨生子。所以她愛父親，愛到一種近乎變態的程度。祖父是個縱情詩酒，淡泊名利的人。有極高的藝術天才和修養。詩書畫而外，雕刻、琴、棋無一不精。所繪之畫，以燕柳、魚蝦，最爲精到。譚祖庵先生曾有聯贈祖父曰：「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長作畫中仙」。蓋譚與祖父爲同年，與父親則爲革命同志。由於祖父不理家事，不事生產的緣故。家中一切財產管理，帳務出入，都由母親協助祖母在幕後主持。而且井井有條，一絲不紊。母親的才能和恭順，雖能博得祖母的憐愛。但在感情上，祖母是非常矛盾的。她深恐「有了如花的媳婦，要失去孝順的兒子」。她在不自覺中，常常吹毛求疵，使母親感到動輒得咎，不知所可。正當青春年華的母親，是寂寞寡歡的。

結婚的次年，母親做了媽媽，大哥的出現，給家中帶來無限溫暖，母親興奮得忘記了父親遠離的孤寂。祖母更是變得年輕而生氣勃勃了。但歡樂的歲月，並不長久，在孩子啼哭聲中沉醉着的母親，漸漸感覺到，父親是一天天變得神秘莫測了。他似乎像天邊

的白雲，倏忽飄來，又倏忽的遠逝。即是在家的日子，父親也是時而緊張，時而沉默，忙着他自己的事情，已無復有從前那一份輕鬆喜悅的性情了。而且，一反常例的，他再不讓母親經手他的函件。他在外面的通訊處址，也一個月要變換幾次。母親希望在父親自己的口中，能得到這些疑問的答案。但父親似乎存心在他們中間劃一道鴻溝，不讓母親越雷池一步。母親陷在一種無由申訴的苦惱中，長期的失眠，患着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直到父親自己體驗到，在家中，他需要一個合作的伙伴，而母親是他唯一可以爭取的對象時，母親心上的問號，才有了正確的答案。使父親有些意外的是：聽了他自白後，母親沒有說半句氣餒或勸阻的話，她用滿含着鼓勵和溫情的眼光凝視着他，顯得興奮而激動，因為她胸上沉重的石頭掉下了。到現在她才明白，父親是獻身於一種光榮而神聖的事業。「天！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多少我也可以幫幫你呀！」「革命」兩字，在母親聽來，雖覺陌生，但她覺得漢族被異族奴役了幾百年，應該翻身了。

漸漸的，外間已有革命黨如何，如何，以及清廷捉拿革命黨人的風聲了。祖母是警覺的，父親返家後，再不讓他出門一步。並囑咐母親，和她取一致行動。母親雖然口裏答應着，心中却是有着她自己的想法，她把父親當作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她認爲凡是父親所想的，所計劃的，所做的，都是對的。應該幫助他達成任務。於是在母親的掩

護下，父親得以金蟬脫殼，回到他的工作崗位去。

(二)

這是一個大雪紛飛，急景催年的殘冬，家人正圍桌晚餐，一陣緊急的扣門聲，意外出現的，却是父親。祖母高興得掉下淚來，父親雖也談笑自若，但疲憊的神色，和狼狽的行裝，給正開着花的母親心上，投下一片暗影。

「發生了什麼事嗎？」就寢前，母親低聲的問着父親。

「事情很糟糕，我們的組織被破獲了，黨人名冊也被搜去了，我是晝伏暮行，由長沙跑路回來的。現清廷正偵騎四出，水陸交通點都開始搜查了。」父親因疲勞過度，躺下不到五分鐘，便鼾聲如雷。待他悠悠地醒來時，發覺母親獨坐燈下，縫製衣物。

「爲什麼不睡呀？」父親驚異的說。

「你得馬上逃啊，差狗子會馬上來捉人的。我們和媽媽商量去，事情到了這步，再也無法隱瞞了。」母親咽住了自己的熱淚，遞給父親一個包裹，「這是換洗衣服和日用品，穿上這件絲棉背心吧，剛修改好，記住！前襟的絲棉內，夾縫有約十兩重的金葉，可作不時之需。」

父親凝視着母親高高隆起的腹部，和弱不能支持的神情，感動得流下淚來。半感傷

半抱歉的說：「我想你也快臨盆了，我又不能在旁照拂你，結婚幾年以來，一直讓你生活在孤寂焦慮之中，我大對不起你了……」。

「但願小心謹慎，勝利還鄉。」母親伴着祖母，望着紙燈籠微弱的光亮，照着父親魁偉的身軀在雪夜消逝時，祖母已是老淚縱橫，泣不可仰。母親只得強忍着眼淚，安慰祖母去安寢。回到自己的臥房時，一陣羣犬的狂吠聲，驅除了母親不支的疲乏，和昏昏的睡意。警覺的，她輕輕的爬上樓，此時天已微明，她憑欄一望，但見四週人影憧憧，此刻離父親出走，不到半小時，她了解，這是怎麼回事。趕緊下樓去通知祖母，一聲震耳的巨響，劃破了雪夜的死寂，母親感到一陣戰慄，她被一種不祥的預感和恐懼所突擊，一陣昏眩，由樓梯的中腰滾了下來。待用人聞聲來護救她時，那些人羣已破門而入，老僕悄悄的告訴母親說：一隻老狗被擊斃躺在血泊之中。母親稍覺安心，「不管他們問你們什麼，只說不知道，不能告訴他們先生晚上回來過哪！記住，儘量讓他們在這兒停久一點，」母親心想，唯一的辦法，是拖延時間，又吩咐用人，殺雞煮酒，讓這些獵犬吃一頓豐盛的早餐，（因為湖南習俗，早餐和正午晚上一樣，備菜飲酒），待那班差狗子吃得酒醉飯飽，揚長而去時，已是上午九時，父親已經安抵目的地了。就在當日下午，母親產下了二哥。因為受了劇烈的震動，流血過多，母親幾乎長臥不起。二哥也因較

正常的小孩早產了兩個月，先天不足。小時一直生活在疾病和醫藥當中，居然能够長大成人，完全是母親用心血和愛創造的奇蹟。

在離家三十里外，祖母的姐姐家裏隱藏了兩個多月的父親。在警戒稍稍鬆懈時，潛往北平去了。此後兩年多，和家裏中斷了聯繫。天涯海角，魚雁沉沉。直到第三個年頭，在萬家歡樂的鞭炮聲中，舅父和祖母拜了年，悄悄的告訴母親說，父親已被捕下獄了，需要一些錢去奔走營救。但家中的經濟大權，是祖母一手掌握的。事實上，母親也不能將父親入獄的消息，報告因思子心切，情緒反常的祖母。只得將自己的手飾及較貴重的物品，全部託舅舅變賣了去派用場。那時恰值外曾祖母七十大壽，母親去作賀，外祖母見母親衣服簡樸，又沒戴玉配翠，大不高興：「你也是個秀才太太呀！怎好這副模樣來拜壽，祖母要不樂意啊！」

「媽！看相算命的，都說我今年流年不利，勸我長齋唸佛。但是，上有公公婆婆，下有孩子，我怎能長齋唸佛呢？只得寒酸些、避避煞星啊！」外祖母本來在兒女羣中，是最痛愛母親的。結果，外曾祖母壽事一過，外祖母便請來大批和尚，爲母親唸經消災。母親也只得裝作煞有介事，應付一番。

時間在憂鬱寂寞中，遲緩沉重却毫不停留的移動，自父親寒夜出走後，又是幾度花飛了。每到黃昏時分，母親總是懷着一種夢樣的希望，到樓頭佇立一會。眼見春風又吹綠了堤邊垂柳，不特父親消息沉沉，連替父親奔走的舅父也無音信了。母親眼內泛起了，一層迷糊的薄霧，久抑的積鬱，像要爆發的火山，在她的心胸激蕩，她真想痛哭一場。

「媽！」

母親聽到孩子在樓下高叫，咽住了心上的涕泣，移着沉重的步履、沮喪、憔悴、慢慢的下了樓。

「媽！有客人哪！」二哥蹣跚的跑到母親跟前，滿頭大汗，興奮和好奇，拉着母親的手便向外走。

「莫不是舅舅？不會有壞消息罷！」母親喃喃的自語，剛走到通前廳的走廊門首，母親呆住了！半晌才發出呼聲：「哦！是爸爸回來哪！」她的千言萬語，都被淚潮淹沒了！手被父親緊緊的握着，眼淚像雨點一般，大顆大顆的灑落在自己的衣襟上，父親的手上，二哥的頭臉上。父親眼睛也潮濕了，慢慢的抱起了二哥，輕輕吻着他的小臉，吻着母親灑在那小臉上的熱淚。「圖兒！爸爸回來了，你不認識爸爸了呀！」又轉向母親說：「媽呢？」

「媽不舒服，躺着哪！自你走後，媽心裏憂悶，天天鬧病，現在好囉，媽的病即可不藥而愈啦……真是一言難盡，這是團兒，是你離家的次日生的，圖兒長的很高了，已經上學哪，快回來了，團兒叫爸爸呀！」

「不，媽騙我，爸爸在這兒啊！」他指着牆上父親的照片說。不習慣的在父親懷裏掙扎着。此時二哥已經四歲多了。

這一趟，父親爲了安慰久病的祖母，和被憂傷浸透了的母親，在家住了兩個多月。在母親和父親婚姻生活的紀錄上，這是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臨別時，父親輕聲的安慰母親說：「心裏別難過，漫漫長夜總要過去的，也快是天亮的時候了。一旦革命成功，便可朝夕相處。」

這幾句話，一直在母親的腦際縈繞着。

(四)

武昌首義，像破曉的鷄啼，帶來了民族的曙光，和勝利的歡呼。母親滿懷理想，憧憬着美麗的將來，她生性淡泊，視富貴如浮雲。但她酷愛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和所有做母親的人一樣，希望和平自由的國土上，有一個溫暖的家。不幸緊跟着革命初期勝利而來的，是袁世凱的稱帝，軍閥的割據，父親側身戎旅，連年征討，疲於奔命。母親迎接

着的，仍舊是一連串離亂的歲月，昔日理想，渺如春夢。

時間在不斷的內憂外患中飛逝，民國九年冬月，一個北風怒吼，天愁地慘的日子，母親忙着迎接第五個孩子的降生，坐在火爐邊一針一線繡着小孩的風帽。本來母親已經生了六個孩子了，民國六年，護法軍在湖南失敗，母親追隨父親由長沙退守永州、郴州、廣州等地。中間的兩個孩子，都在風雨的征途夭折了。九年暮春，母親才又帶着兩個在郴州，廣州先後生產的女孩子，一個多月的身孕，和滿懷喪子悲痛，回到故鄉來。大的兩個男孩子，已在長沙進中學了。此時伴隨母親跟前的，是兩個小女孩，小的一個，還不會行走，祖母抱在懷裏逗引着，孩子嘻嘻的笑不絕口，大一點的那個；在火爐旁邊蹣跚的轉着圈兒。

「李媽，你也坐到這邊來照拂孩子呀！」祖母不滿的高聲叫喚，「老躲在前面咕嚕些什麼嘛！」

「老太，老劉回來哪！」隨着祖母的叫喚，李媽走進來，神色沮喪，慢吞吞的說道。

「老太！太太！先生！先生已經……在長沙……不在哪！」老劉是跟隨父親多年的忠僕，緊跟在李媽後邊，囁嚅着，滿臉熱淚。

「老劉！你說什麼？先生什麼？病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先生是什麼時候回長

沙的啊？說清楚，說清楚呀！」驚疑、恐懼，母親的心像要爆炸，劇烈的跳躍，快要跳出她的胸口了！

「先生被害了呵！……是前天……在長沙……兩個月前先生就由廣州到了長沙了。……是×××殺害的啊！靈柩已由水路運回，三兩天可到……」

一顆原子彈掉下來，將這個家的一團熱愛，一團溫暖，每一個心，每一個夢想炸得粉碎！

母親將自己關在房裏，沒有人能够安慰她。她不進飲食，也不安眠，坐在房子中央，雙手托住自己的下頷，呆呆的望着牆頭父親的遺像，幽幽飲泣……！

事實的眞像是，父親奉派由粵返湘，策動地方武力，伺機起事，響應北伐。事泄，與當時湖南教育廳長易象，邊區司令李仲麟等九烈士同時遇害。其時，兩個哥哥均在長沙雅禮大學附中唸書，敵人揚言要斬草除根，因雅禮是教會學校，哥哥們立即受到外人的保護，敵人的魔掌，才不敢伸到他們身旁去。在敵人監視下，不特哥哥們不敢回家奔喪，家中亦不敢舉哀，一門孤弱，閉門飲泣……。

(五)

次年的新年，母親生下最後的一個見不到父親的女孩子。她傷心憔悴，面對殘酷的